

地 方 党 史 資 料

名 称：一些有關四化建設的資料

類 別：烈士資料

259

作 者：中共辽宁地方黨史編委會办公室

3-1-78

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

老同志回忆烈士資料目录

編號	類 別	名 称	作 者	時 間	頁 數	備 考
1	回 忆 录	馮仲云同志談滿洲省委 東北抗日聯軍的一些情況。	馮仲云	1964. 2.3	34	
2	"	陳為人同志在世時一些 情況的回憶。	韓慧英	1964. 1.30	15	
3	"	包惠僧回憶陳為人情況	包惠僧	1964. 4.8	2	
4	"	訪包惠僧。	"	1964. 1.28	1	
5	"	樂天宇同志談陳為人同 志從事革命活動的情況。	樂天宇	1964. 4.17	4	
6	"	章夷白同志談陳為人一 九三一年在上海獄中的 表現及活動情況。	章夷白	1964. 4.25	4	
7	"	黃階然同志談對陳為人 資料的意見及有關党的 歷史情況。	黃階然	1964. 4.15	4	
8	"	黃階然同志談三四年以 前上海党中央秘書處及 有關陳為人情況。	"		2	
9	"	謝宣渠談一九三一年陳 為人在上海龍華監獄中 情況。	謝宣渠	1964. 4.17	3	
10	抄 件	謝宣渠一九五七年自傳 提要(摘錄)。	"	1964. 4.21	2	
11	回 忆 录	肖三同志談北方區黨、 團組織及陳為人同志情 況。	肖 三	1964. 4.7		

12	回忆录	回忆陈为人同志。	董鋤平	1964· 4·1	2
13	"	許之禎同志談陈为人同志初期革命活动情况。	許之禎	1964· 4·12	4
14	"	朱务善同志談陈为人同志的一些情况。	朱务善	1964· 2·7	4
15	"	楊乾同志談陈为人同志的一些情况。	楊乾	1964· 2·7	2
16	"	洪沛然回忆陈为人在獄中情况。	洪沛然	1964· 5·28	1
17	綜合資料	“旧中国北京印刷工人的斗争情况”。	北京市工会工运史编写組	1964· 1·28	1
18	回忆录	韓幽桐同志回忆郭隆真情况。	韓幽桐	1964· 5·23	2
19	"	张秀岩同志回忆郭隆真情况。	张秀岩	1964· 5·29	2
20	"	陈碧如同志談郭隆真情况。	陈碧如	1964· 5·11	5
21	抄件	申报(中华民国二十年四月八日)。	抄于北京图书馆	1964· 5·21	2
22	回忆录	高伯玉回忆东北地下党情况。(25.10.奉)	高伯玉	1964· 4·17	4
23	"	白希清同志談吳爾石和小陶同志的情况。	白希清	1964· 1·26	3
24	"	林莉、林莉姑母、陶承談张浩同志的一些情况。	林莉等		5
25	"	龔飲冰同志回忆任国楨烈士生前在山东工作情况。	龔飲冰	1964· 5·19	3
26	"	张金同志談刘三春、王仁斋同志的一些情况。	张金	1964· 2·4	2
27	"	欧阳強同志革命斗争史	欧阳发		

絕密
◎ ◎

在我介紹情況之前，所要說明的情況。

馮仲云同志談滿洲省委東北抗日聯軍的一些情況

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

我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任中共哈爾濱江北区委宣傳部長，三三年擔任中共滿洲省委秘書長工作，一直在東北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和抗聯工作，直至在蘇聯野營時期和“八一五”光復。

關於遼寧地下黨的活動情況，我知道的不多，我主要在哈爾濱一帶工作。黑龍江省同志來訪時我談了很多情況，其中也談了遼寧的地下黨，你們可以看看黑龍江省整理的材料。

搜集地方黨史資料，沈陽軍區也搞了不少，“星火燎原”中有很可貴的材料，你們也需要看。這些材料沈陽軍區保存的最多。

中央檔案館，保存東北的文件最多，共有六千多份。為什麼多呢？因為：第一，敵人給保存了一部分。日本帝國主義把我們的文件搜集去都裝訂成冊，其中有些很重要的舊文件，是我愛人蔣雯抄寫的，現在拿出來一看還是原件；第二，是共產國際給保管下來一部分文件。過去滿洲省委文件都抄一份送蘇聯去，現在檔案館又從蘇聯把共產國際保管的文件取回來了。在蘇聯遠東也有不少滿洲省委文件，由於情況緊急，蘇聯遠東給燒了；第三，東北同志自己保存了一部分文件。

研究黨的歷史，必須很好的研究這些文件，不然很难了解黨歷史的全貌。

遼寧地下黨的活動，我了解的不多，我只到過清原一次，還到過清河勾、三源浦、盤石等地，這些地區鮮族多，話不熟，所以了解情

况极少。

以上是我介紹情况之前，所要說明的情况。

X X X

現在來談滿洲省委時期辽宁地下党的情况。东北党的組織是个整体，不能分开。滿洲省委先設在沈阳，后搬去哈尔滨。

从辽宁地下党来看，滿洲省委系統下的有：奉天特委，領導撫順特支、大連、辽台、营口等地区組織，这是直屬系統；还有一个系統，即錦州鐵路系統，包括沟帮子、北鎮在內。大連党的地下組織，和山东还有一定的关系。

关于大連党的地下組織：

大連党的組織情況比較复杂，邓和皋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在大連工作，可以訪問他。

魏長奎是山东省黃县人，印刷工人出身，一九二七年入党，做工会工作。后被捕判十二年徒刑，日皇生孩子实行赦免，改判七年，刑滿后出来，于一九三五年跑到哈尔滨，在哈尔滨道外当区委書記，几个月以后，又調到珠河县做几天县委組織部長，于一九三五年底——三六年初到珠河县委，三六年任哈东特委書記（即珠河县委），后任北滿临时省委組織部長，于一九三八年派到北滿去任九軍政治部主任，后牺牲了。牺牲时表現很英雄，把文件都燒了。敌人什么也沒得去。

魏長奎可能是真名子，搞地下工作为什么叫真名字呢？他开玩笑时說过：“叫真名牺牲后还可以找到家”。这个同志很好。

一九三七年三月的大連案件，大連同志被捕很多，后都轉监在哈尔滨。那时敌人抓了两千多人，判刑的有四百多人，判死刑的有四十多，被判死刑的在報紙有二十几名登了照片，大多是大連的同志，并提到了大連組織是怎样被破坏的等情。

大連黨組織建立的比較早，大概于一九二七年以前就有了党的活動，但因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統治常受破坏。尽管这样，大連党在工人中还是做了相当的工作。

金伯阳可能是滿族人，可不是朝鮮人。听说他是个少数民族，只見过几次面，对这些問題了解不多，究竟是什么族人，到大連找他家族就清楚了。

伯阳同志一向做工会工作，搞职工运动。于一九三二年到哈尔滨。日本話說的很好，在南滿株式会社当过职员，他从家中跑出后，于一九三二年从哈尔滨到海参崴，任太平洋职工会秘书长，于太平洋职工会中大概还有外国人共同工作。

伯阳同志于一九三三年春节（按阴历算，是上个年的春节）时回来，他帶回来“一、二六”指示信。“一、二六”指示信是共产国际十二次大会时一百多人討論决定出来的，我們过去对统一战線不了解，统一战線这个政策，还是从“一、二六”指示信中了解的，“一、二六”指示信还是有一定历史作用的。滿洲省委罗登賢走后是魏抱一（李实）担任書記，后又由李耀奎接任魏抱一的省委書記。这些是金伯阳帶的关系，赵尚志来接关系时。在“一毛錢”飯店門口被日本人发觉，赵尚志裝个要飯花子在后面要錢，被日本人捕去了。

一九三三年六月——七月，我到南滿巡視后同到哈尔滨汇报，省委認為楊靖宇还必須回到南滿，伯阳同志也跟楊一同去了。伯阳同志去不久，即牺牲了。牺牲在什么地点呢？我到通化去参加靖宇陵园揭幕典礼时，吉林同志和延邊同志在火車上对我說：“那个地点是金伯阳牺牲的地点。”这是从辽源往东去，在火車上看見的一个小山头。

关于辽台党的地下組織：

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辽台地区有一支游击队。

李維新了解辽台的一些情况，他現住于海城前进街小雅胡同。李維新参加过辽台斗争，后到哈尔滨。我为什么与他发生关系呢？我为了营救一个学生，曾托他说过情。最近这个人身体不好，去年他来北京谈起过去，他对辽台的情况知道很多。李維新还在我們的商业部門工作，有个历史問題还没有解决；他可能还是营救李耀奎。李維新在哈尔滨时历史問題不大。

李維新还告訴过我張瞎子的原来住址。

鞍山市長李維民知道張瞎子的名字。

張瞎子別名張汝恆、張錦山。張瞎子姓楊，河南信阳人，他在辽台做过工作，后来牺牲了，在“紅旗飄飄”上我有一篇文章，写到了張瞎子。

何仰天也了解辽台的一些情况，他原在辽台当过中学教員。

辽台党的活动，很难找到关系了，在滿洲省委文件上可能有辽台的組織情況。辽台的地下党在“九·一八”后成立了部队，但沒領導好，沒干几个月，后队伍到盤錦一帶时，領導离开了队伍，即垮了。

王穎秋，在东北烈士紀念館工作几天，現在于四平市某厂工作，可能是紡織厂，亦或是工程公司。他是辽台的黨員，后离开了辽台，到安达教書。

鞍山市長李維民同志了解他。

有人说王穎秋是叛徒，我看不是叛徒。

李耀奎是辽台人，可能是个小学校長。一九二七年到苏联去了，在海参崴当过党校校長，一九三三年回到东北，还領着在苏联搞的老婆，三七年在哈被捕。現在他爱人在哈尔滨保育院院長，名叫宋兰韻。

辽台与营口有联系，楊波与侯启剛是娘兄弟，楊波是营口的資本家子弟。

鞍山我没听说有党的組織。

关于沈阳的党组织：

沈阳的情况不大熟悉，赵毅敏、楊一辰、魏長奎、罗登賢等同志都在沈阳工作过，罗登賢从沈阳回上海，搞总工会工作。由于姓王的叛变了，罗登賢在上海被捕在南京牺牲了。罗登賢的爱人现在在沈阳某工厂任党委書記。（罗登賢爱人的具体地址，可訪广东欧夢覺同志）

沈阳地方工作很难做，敌人統治严，很难立足，王鶴寿、張浩、楊靖宇、陈譚秋、孟賢等都在沈阳坐过监，中央互济会花两千多元从敌人手中把王鶴寿、饒漱石、楊靖宇、張浩等买出来，日本人貪污了，这是經陈云同志办的。这时沈阳还关押很多朝鮮同志，大約有一百多人，有金策、許亨植等，他們是怎样被捕的呢？大概是一九三〇年朝鮮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接着即执行立三路线，盲动了，打起了游击队的旗帜，搞暴动，結果失敗了，他們是从东北各地抓来的。金策是饒河的知识分子，在饒河种地，后当教員，后参加中国党。等立三路线时，有个砸日本領事館事件，有一百以上的朝鮮同志入了獄。“九·一八”以后，日本对朝鮮人注意了，朝鮮人出獄是否也是花钱买出的呢？不清楚了。朝鮮人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——十一月間放的，中国人是十二月放的，先放的朝鮮人，后放的中国人。我为什么知道呢？那时，我在哈尔滨担任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的工作，我在哈尔滨与他們接头，給他們路費錢，后都回宾县、方正、饒河、下江等地去了。也有去珠河县的。这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进哈尔滨。

关于沈阳党的組織情况，可訪下列同志：

中共河北省委書記、副省長楊一辰同志，他在一九三二年时在沈阳工作，任特委書記，后被捕入獄，坐七、八年牢，該同志很坚强，并在獄中組織了支部，进行斗争。

中共中央連絡部赵毅敏同志，他是一九三一年被捕坐监，坐监前，他对沈阳党組織情況很了解。

甘肃省副省長何成湘，他在沈阳工作过。

沈阳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侯志，她也知道些情况。

关于清原党组织：

張觀在清原活动过，据说有40来人，还有日文翻译，但没搞出什么来。張觀是个青年团员。張觀参加了原东北局搞地下党和抗联干部的材料工作。参加这一工作的，还有董先桥。

董先桥是教书的，吉林榆林人。董在吉林时，李長青也在吉林，东北解放后，李長青任哈尔滨的市委書記。（李長青是李延祿的堂叔兄弟）那时哈尔滨直属东北局领导，以后李長青任松江省委書記，強曉初任松江省主席，我即調走了。一九五二年高崗搞阴谋，李長青与高崗合伙，五四年反高崗时，李長青也在内。把他的省委書記拿下来，后調来北京在高级党校呆一段，后到新华社当司長，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，把他打了，我看到了监委的決議，开除党籍，应打他。后来李長青跑到呼和浩特市当中学教員，現在死了。

所以，过去李参加整党史，就不好說了。

董先桥过去参加整理党史，是否与李長青有关系，董先桥是吉林省榆林人，在吉林省教育厅工作过。那时楚圖南同志在吉林工作，董先桥是否那时入党，可訪楚圖南同志了解。

董先桥当教員是个党员，思想右，没担任起什么工作。我在一九三八年住在他家里，董先桥抽大烟 他老婆也抽，他女儿搞的一塌糊涂。一九三八年董先桥被捕，敌人不是把他当共产党人抓去的，而是按另一种组织嫌疑而抓去的，学校有个姓洪的最反动，学生反对，董与洪一起被捕，敌人把姓洪的毙了，他出来了。

关于原东北局组织部、纪律检查委员会搞的材料問題：

原东北局整理党的材料为什么把董先桥也找去了呢？可能有两个

原因：第一，是因为他是法院的，知道档案和所謂的抗聯同志；第二，也可能与李長青有点关系。对于这些问题我都向中央反映过了。他们整理材料，把刘少猷当做刘少奇了。刘少猷犯了錯誤。上海批评过他，高崗不经过中央而把这个文件散发到东北六个省委去了。刘少猷是刘少猷，謝老認識他，刘少猷是死了。少犹不是少奇，高崗他們恰恰沒打中。他們把抗聯历史沒弄清楚就分析，把松江下游形势写个什么不是，我坚持斗争，把我写成了“左”傾机会主义；把趙尙志写的不倫不类，因为趙尙志到苏联去了，写成了右傾机会主义。而把李延祿写的很好。一九三八年时，松江下游有根据地，群众情緒很高，在帽儿山會議以后，这时关內抗战，故偽軍反正，破坏敌人交通，把电线杆割倒很多，这时敌人說：“老百姓反了”，这个时候，我們为什么不能行动呢，就这样給我加了个“左”傾机会主义，趙尙志跑到苏联，正赶上肃反扩大化，加了一年半，給趙尙志加了个右傾机会主义。

关于王康指示信：

我們吃亏，就吃王康指示信的亏，不然东北可以坚持下去的，对王康指示信，我有我的分析，如果将来抗聯同志坐在一起，可以爭論的。一九三六年珠陽县委联席會議，指出王康指示信是总右傾机会主义的，把统一战線反掉了，把謝文东、李華堂搞进来，无产阶级领导权丢了。还提出反滿不和反日并提，为什么呢？叫我們等待，等待大事变，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要等待？等待紅軍和苏联，为什么不坚持斗争，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自己呢？

根据地問題，要不要，指示信中說可以走，可以离开根据地。一九三八年組織問題不解决，我們得不到組織上的承認，后我們承認了

自己錯誤。远征，远征是不得已的，远征是被迫的，是錯誤的产物。在遵义會議后，在毛主席領導下胜利的进行了長征。在長征开始时是很危險的。东北远征，可倒好，都空出来，留下“中华女儿”一部片子。赵尚志不执行，他犯了錯誤，带几百人到蒙北去了，荒无人烟，靠近苏联边境，赵过去是为了找中央。一九三七年在帽儿山會議决定两路出征，一路北，一路西。結果赵尚志去苏联，别的部队都跟去了，因为他是司会嗎！这个也去了，那个也去了，結果只剩下李光耀同志。不然那里还可以堅持的，那里有群众。方正、通河、衣兰上下有千里的地方的。我在一九三八年和三九年还在大活动，这不是我高明。然后我們（北滿省委）提出錯了，張兰生報告是我寫的。

那时，场河、通河、依兰、佳木斯是困难点，但还能坚持下去，一九三九年秋我离开大南去，把场河、松花江南根据地丢了可惜。李范五、韓光說王康指示信对，我說不对。

到苏联去有毛大姐、韓元、仲子云、李范五、李延森、孙×等，都愿到苏联去，因为吉东只有秘密的組織，北滿赵尚志有根据地有群众，那时到苏联去不都是好干部，×××表現不好，才送苏联去了，他到了莫斯科，后同到了延安。

謝文东被吸收当了党员，他说：“我是个老牛，有了繩”，后叛变了。他的部队也没有改造多少。

关于楊光华那届省委：

夏义在紅二軍团前反时搞了一場糊涂，把知識分子杀了不少；老馬，可能是馬良，人称“哈毛利”（笨蛋），俄文很好，在中山大学当翻譯，很坚强，他在洪湖苏区当宣传部长；譚果天，女，湖南新矿

人，是資本家女兒，是夏義的愛人。洪湖蘇區失敗後，跑到上海找黨的組織去；楊光華是洪湖省委書記，一九二七年他是印刷工人。

一九三三年中央已經離開了上海，恩來同志走了，博古、兩天也離開了，都到蘇區去了。王明在一九二七年左右到了哈爾濱，後因情況緊張，又跑到苏联去了。王明到蘇聯後，在中山大學當支部書記，二十八個半布爾維克。後來把中山大學很多人打的一塌糊塗，共產國際決定康生也去蘇聯了，上海留下李祝生、沈從良、王山東等，李祝生擔任中央局書記（聽康生講的），後來李祝生、沈從良都是叛徒。康生同志說：“中央局沒走對頭”。陳賡同志作戰負了傷，在上海醫治，譚果夫與陳賡同志住機關，譚果夫裝陳賡的妹妹，陳賡同志在九江救過蔣介石，蔣介石在九江負傷，是陳賡抱他背出來的，陳賡被捕後，從南京解到江西，蔣介石給陳賡一瓶藥，把傷治好了，後又到南京，譚果夫說：“到南京可吃了，住在旅館里，明說我們是共產黨。”“每天到街上，目的在於‘溜’，後溜出來，而來東北。

康生到苏联去，老馬（可能馬良）到上海工作，後被捕，老馬同志很好，老誠。老馬在哈爾濱和我發過脾氣，我責備了他，他哭了。後譚果夫也來哈爾濱，老馬來時，在省委當宣傳部長，後當省委書記。

一九三三年秋中央召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會議，東北派何成湘去參加。王明是升完四中全會就去蘇聯了，隨即發出了一九三三年的一月二十六日指示信，我基本上還是肯定這個指示信的。我根據“一二六”指示信寫一個“反帝統一戰線告群眾書”。聽說陳云同志躺在床上把“一二六”指示信看了八遍，毛主席也看了，認為很好。蔣光鼎、蔡廷鍇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就是這以後錯在博古沒支持。

楊光华后来跑到上海，任江苏省秘书长工作。他有个政治問題，在上海中央斗争杂志，有“子才”生明書，有罗登賛、楊光华、楊光华即“子才”，后来把楊派到哈尔滨工作。楊光华怎派到哈尔滨去了呢？后听康生說：“李祝生叛变了，沈从良代替中央局書記，后沈从良也被捕，組織破坏了，这可能即是楊光华派去东北的原因。那时在中国大学有个文章：“夏娘娘被困在苏州监狱中”。王山东这个老同志孩子，現在于馬列主义編譯局工作。王山东老婆有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儿子在中国人民大学念書时，写过“我在监狱中長大的”，王山东的老婆坐过獄，王山东后到貴州打游击牺牲了。

侯志，派到北滿，那时北滿組織由唐宏經掌權，在四中全会后，何成湘、罗登賛等来了，发现唐宏經貪污党費，逛窑子長了一身大瘻，后来唐宏經被日本人抓去了。

我知道三中全会、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右派問題，我回到哈尔滨組織讀書会，反帝会。那时我也知道唐宏經右派，其中包括王文龙、傅天飞。我在商船学校組織讀書会七十多名，反帝会四十余名，当时我的关系没轉过来，我的关系經過北京轉过去的。我在反帝会請假去南方結婚，这时叫我恢复关系我不干，后来才从北京轉过去。这时陶鑄同志的爱人范中黎也来了，坐在門口的船附近。

罗章龙右派在北滿时，傅天飞大学毕业了，是船長，都是按海軍的編制。他的哥哥和两个妹妹都做过一个时期党的工作，出党了后来又回到党内。韓光——小孟就是犯了这个錯誤，“九一八”后尽搞飞行集会。他是青年会的总指挥，他搞飞行集会，人家別人都到了，他未到而被开除了党籍。韓光与小傅恋爱，建立工作，又被解散；韓光、傅天飞后又回到党的組織內来，一九三三年傅天飞到三源浦去，蕭軍写的“八月

里的乡村”的素材，是傅天飞写的。那时青河沟有部分游击队，县委在杨树湾，省委在铁道西，傅天飞把素材寄到罗峰那里，而被蒋军拿去了，当时那是东北游击队的好材料，蒋军按他的兴趣改了，加上个安娜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。侯志的爱人吴福景他们32年调到上海搞军委工作，在杭州烧了蒋介石不少飞机，这都是他们大搞的。

(接下页)

老马、魏抱一去哈尔滨布置了武装斗争。那时省委很困难，我是秘书长，魏抱一是书记，工会工作是这一带的所谓爱人老婆，青年团工作是刘明伟、李玉。工作在那几个月很艰苦，以后刘明伟就变了。等以后省委是怎么指，魏抱一、赵明伟、李莎，青年团来个小咯大好。这时哈尔滨的情况很紧，首先米同找我，后因不能在哈，就派上北和到三零七局侯志那里去。赵南志我遇不到了，但他还很尊敬。

李光耀冒充省代表影响很不好。省委开会批评他的职，批评了一下矛盾，后李任部长，我任三军政治部主任。后省委又派刘明伟去了，又任三军政委。因赵明伟过早子，身体不好，以后对他说：“你（李）回去吧，你在这里活不下去”，他就回省委了。

杨光华到哈尔滨后，我妹妹傅杨住机关。后二人结婚，生了孩子。当时有个兄弟流亡准备带全家去苏联，就是在浦州里去了。一九三九年去苏联开国际大会，赵明伟要去，杨光华同意了。这时老马已把本部的从工合秘书外去了，他对王明深不满意，反对王明，后来因为丢了文件，王明、杨光华还是去东北，也去苏联，杨光华去了就“编”《入保》上了。

名所长兼分局，他从头到尾都用明码的，他不是杭州省委三三五三的，杨光华“堵”起来。要停不了。· 11 · 不

来个干部说明问题，没有来人。后弄个中央代表信来，我们一对很不

滿意 那时，吳福景在中央軍委搞赤卫队工作，专门搞叛徒的。当时上海認為吳福景有问题，把他调到共产国际，吳到莫斯科就没有了，这主要是王明搞的，在莫斯科得咸王明万岁，这不是肃反扩大化問題。侯志、侯大姐認為吳福景牺牲是别人陷害，大概有些同志認為吳有变节行为，这主要是王明搞的。侯志为此曾亲自見了少奇同志，少奇說：“吳福景算烈士”。

老馬、魏抱一去哈爾濱，布置了武装斗争，那时省委很困难，我是秘书长，魏抱一是书记，工会工作是趙一曼的所謂爱人老曹，青年团工作是劉明佛、小王。工作在那几个月很艰苦，以后劉明佛叛变了。等以后省委是何成湘、譚果夫、趙毅敏、凌莎，青年团来个小洛夫妇。这时哈爾濱的情况很紧，叛徒来回找我，后因不能在哈，組織上叫我到三軍趙尚志那里去，赵尚志我逗不了，但他还很尊重我。

李兆麟冒充省代表，影响很不好，省委开会撤了他的职，排解了一下矛盾，后李任团长，我任三軍政治部主任。后省委又派趙毅敏去了，赵任三軍政委。因赵剛換过腸子，身体不好，以后对我說：“你（李）回去吧，你在这里活不下去”，他就回省委了。

楊光华到哈爾濱后，我妹妹与楊佳机关，后二人結婚，生了孩子。当时有个党员統計表准备带到苏联去，說是在滿州里丢了。于一九三五年去苏联开国际大会，趙毅敏要去，楊光华同意了。这时老馬已經到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处去了，他对王明很不满意，反对王明，后来因为丢了文件，王明他们要楊光华也去苏联，楊光华去了就“蹲”（入獄）上了。

吳平在吉東局，吉東从来与滿州省委鬧独性的，他不服滿州省委这是从一九三三开始的。楊光华“蹲”起来，吳平不了解，吉東总得

来个干部說明問題，沒有來人，后弄个中央代表信來，我們一看很不滿意，這信很右的，“抗聯”是他們起的，我們就是人民革命軍。抗聯謝文東的第六軍是他們決定的，中央代表信是共产国际來的，“一切經過統一戰線，一切服从統一戰線”，这不是王明自己的。信中決定李成林任北滿省委書記，張春華副書記，另外說省委有奸細，實際這些問題與趙毅敏同志有關係，他去過我們的地方（珠河），那時我是珠河县委宣傳部長，書記是工人同志，不管事，那時我們的部隊很苦，沒有吃的，很困難，當時被敵人封鎖沒吃的，趙一曼被捕。為了把上級弄清，決定團縣書小孟去，大概見到了吳平，三個月後來信說到蘇聯解決，小孟到蘇聯去了，後吳平、朱德海、李延祿、李范五等都到蘇聯去了。他們一去，牡丹江組織遭到了破壞，交通斷了，兩個團有不少同志患傷寒病，敵人見人就殺，這時有些老同志沒辦法打發走了。1935年王康指示信來了，我打發交通去了，在洮賴昭遇上了小洛夫妻，小洛說：“中央對我們有些懷疑，我們還不知道呢？不怪不給什麼文件了，經費也斷了，這樣我們只得走了。”小洛夫妻也到蘇聯去了。我妹妹和凌莎住在洮賴昭一個關係的家里。這時老魏回到根據地，我們曾經給老魏一些援助，又把一些同志接到根據地。以後部隊恢復很快，二團恢復為八十人，打了幾次好仗，三團也恢復起來，後因敵人開發山區，成立了開拓團，我們轉移了。楊光華在蘇聯坐監，老馬夫妻受了些折磨，到一九三八年即失蹤了。楊光華到北極，他不下煤洞，到廚房去做飯，能吃飽，後來經康生証實回來了；老馬夫妻沒有回來，這兩個人肯定沒有了。老馬的家屬前幾年還找過我，我寄過錢，後給浙江省人委去信了。

小洛是一九三六年去蘇聯的，可能在肅反擴大化中搞完了，不然早回來了。

关于“九一八”事变后的满州省委：

满州省委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或三二年一月搬去哈尔滨。“九一八”以后，何成湘到了哈尔滨，对形势估计有错误，日本人开始占领吉林、长春，还没有占领哈尔滨（后在三二年一月被侵占），这时我在江北住，这是因为沈阳组织遭到破坏，牵连到我们，而哈尔滨也有个破坏，这时组织叫我们离开，从江北搬到江南。我在江北时，教授是相当有地位的，我担任区委宣传部长，我在校内发展了组织，组织了读书会，把小船夫也组织起来，我穿洋服去工作。有个郭志先老工人，当支部书记。这时经常上街搞游行示威，大多是船夫，皮袄内夹不少传单，不断进行。这是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导下，这时哈尔滨只有几十个党员，政治路线提的错误。这时还有这样估计，为苏联出兵的问题，说日本往米沙站一走（米沙站里的长春去哈尔滨的一个小站），苏联就出兵。从江北搬到江南，我爱人薛雯去特委与侯志同志搞宣传工作，学校也解散了，我很了例。这时搞飞行集会，小王没去把小王开除党籍了，小王以后何成湘的弟弟担任团省委书记。何成湘弟弟被捕后由刘明佛担任团省委书记，杨波任团省委宣传部长，杨波是营口人，后派杨波到延边，于一九三三年回来，说延边朝鲜要单独搞苏维埃，建立社会主义，认为朝鲜农民先进，中国农民落后，这时老马很激动，说这是“奸细理论”。开展反派分子，把珠河县委书记金寨撤职了，这就是后来的民生团问题。这时正传达北方会议精神。何成湘有个理论，“当旧政权垮了，敌人还没进来时，这个中间可以建立苏维埃。”因此，在日本人还没有进哈时，召开了七次工农兵代表会议，现在还有人来信说他参加过工农兵代表会议。我当时尽搞这个工作，这时本应该组织群众，在军队中发展力量，没有很好组织这些。后来周恩来